

近思錄集註

足思錄

二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二

歸安茅星來撰

為學大要

首篇言本然之理自此至十二卷皆言當然工夫而此篇及第八卷則所謂統

論綱領指趣也此則明明德之事於學者尤為切要蓋必於此知所趨向而後可語以學問之全功

馬凡一百一十條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愚按

揚子法言晞顏之晞從耳目之目不從日問聖希天者聖人自是與天相似朱子曰人如何得似天亦法天

而已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

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書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

顏子之所學子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胡氏

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

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

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用無窮矣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

問過則聖若過於顏子則工夫更絕細此固易見不

知過伊尹時如何朱子曰只是更從容而已過之便似

孔子伊尹終有擔當底意思在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

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德行之行去聲朱子曰欲人

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陳氏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以此積於中為德行道之體也發於

外為事業道之用也朱子曰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間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

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作止

語默人所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或者乃徒求工於文辭間則所謂文者末矣

或問聖人

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

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好並去聲下同朱

子曰先生游太學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

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此言人性之本善也朱子曰儲謂儲蓄蓋氣散則不能生惟能

儲便生但言五行而不及陰陽者蓋陰陽即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者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精字即二五之精真而靜真字即無極之真但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來故先精而

後真儲字即是疑字五性具焉即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其中動而七情出即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樂音洛惡去聲動其之其文集作於

七情見記禮運

篇禮運樂作懼此言情之動而有不善也朱子曰性豈

可鑿但人不循此禮妄有作為以害之耳

朱子曰詳

味天地儲精以下數語與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欲也數語相似

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亡之

此言智愚不同而善不善之所以分以見學之不
可以已也約檢束也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

朱子曰約其情數語尚是大綱說下明諸心等語便是
詳此意饒雙峰曰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
工夫禮便是
中的準則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往一作養朱子曰從往為是此承上約情正心養性而

予以下手工夫也自明誠說見中庸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又曰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之心方見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不然則亦無以力行以求至矣

誠之道

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

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

中去聲下同 此節正所謂力行以求至也 信道篤三句力行中次序也而其得力處則

全在信道之篤故不為他岐所惑而能行果而守固也 仁義忠信四句正極言其行之果守之固處三是字指 仁義忠信而言居之安以下則自然而然而非復用力 固守之為勞矣明諸心知所往智也信之篤仁也行之 果守之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固勇也

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此一節正言顏子 之好學以求至聖

人之道者也非禮勿視四句正顏子好學之實所謂信 道篤也得一善以下則皆好學之驗所謂行果而守固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

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

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言顏子

之於聖人所以未達一間者也饒雙峰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

無事於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

守矣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

矣強區兩反鮮上聲好一作學文集下同此言後人之所以不能至乎聖者此也博聞強記訓詁之學

也巧文麗辭辭章之學也朱子曰學者惟不知聖之可
學而至誤用工夫故無以至於道所以為學必以明諸
心為先而是篇之至緊要處
全在於此此不可以不知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

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先明定字之意性以氣質言

猶俗言性氣也朱子曰是心字意將送也真氏曰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

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朱子曰是正心誠意後

事時先生為鄆縣主簿子厚以書問定性之道而程子為破其疑如此苟以外物為外牽

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

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此一節正其分為內外而以為累而欲去之之非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

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此一節正言性之所以定處擴然大公二句乃

一書之綱領也

朱子曰大公以統體言順應則就其中細言之大公忠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順應

恕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擴然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是感而遂通又曰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擴然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順應之謂問學者未能至此則如何曰只是除私意事至則循理以應

已之而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

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

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此節引易以見外物不可去之意上文擴然大公便是貞也物

來順應則吉而悔亡矣若規規於外誘之除所謂憧憧往來也滅於東而生於西則朋從爾思矣

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惡何故反下並同鑑鏡別名此言性之所以不能定者其病根固自有在而不得絕外物以求定也朱子曰

自私則不能擴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
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應迹
謂應事物之跡此程子因橫渠病處而禁之也或問
程子所謂自私用智者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
人之自私與佛氏之自私一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指
佛之自私也楊氏曰非知至意誠則用智而自私王伯
厚曰反鑑索照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見夏侯湛抵疑

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為去聲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

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

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故復於此詳辯之

葉氏曰內外兩忘則非自私也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
朱子曰明道謂內外兩忘說得最好便是易所謂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
只見所當止也吳氏曰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
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
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

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
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

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何如一作如何此承上應物而言以見非外之不可也以物

之當喜當怒則是聖人之心初未嘗有喜怒也所謂廓
然大公也非自私者可比矣又以物之當喜當怒則其

可喜可怒者自在物也所謂物來順應也非用智者可比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

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易音異此又但就怒言

之而予以制之之方也人能如是則隨情之所發皆有以省察而檢制之然後心公理順而性可定也問聖人怒時能無怒容否朱子曰安有無怒容者天之怒雷霆亦震舜之誅四凶亦湏怒但當怒而怒便自中節事過則消更不積許魯齋曰湏於威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陸氏曰薛文清公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朱子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常人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